

红颜倾城

巍巍宫殿，道不尽那盛世繁华。
一张张如花的笑颜，芳香，绚烂，撩人，却也能摄人性命。
盛世清宫廷，莫惊醒，春闱梦里人……

烟娇百媚

Yanjiao
Baime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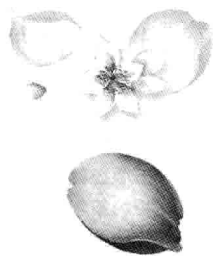
水未遥◎著

烟娇百媚



Yanjiao
Baimei

水未遥◎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烟娇百媚/水未遥著. —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 - 7 - 5385 - 5089 - 4

I. ①烟… II. ①水…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6359 号

烟娇百媚

出版人 李文学
出版统筹 刘刚 师晓晖
特约策划 侯开 戚兆磊 杨晨
特约监制 李国靖
责任编辑 于德北 邱岚
文字编辑 孙红彦 刘红梅
装帧设计 姚姚工作室

出版者 吉林出版集团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0431 - 8564062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6
字 数 246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385 - 5089 - 4
定 价 29.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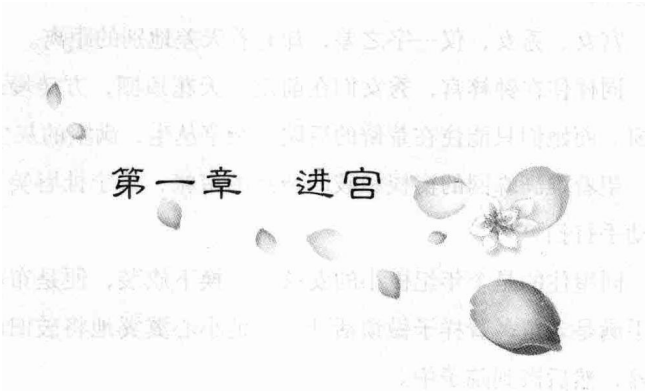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进宫	001
第二章 初绽	005
第三章 邂逅	015
第四章 补药	022
第五章 大赦	032
第六章 有孕	047
第七章 拉扯	058
第八章 摊牌	071
第九章 栽赃	085
第十章 冷宫	098
第十一章 意外	120
第十二章 戒严	145
第十三章 真相	163
第十四章 女祸	182
第十五章 震慑	204
第十六章 战事	222
第十七章 过年	239
第十八章 险招	258
第十九章 推波	286
第二十章 相守	317



第一章 进宫

康熙十一年冬天，特别冷。

眼前的紫禁城，内外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雪，四方飞檐的八角攒尖上，挂着晶莹的冰挂，被阳光一晃，闪烁出刺眼的光芒。

远处的红墙黄瓦、雕梁画栋，高低错落的亭台水榭，处处庄严，处处堂皇。夕曛中，这些人间极致尊贵的殿宇楼台，显得格外迷离柔和，仿若人间仙境。

经过神武门，顺着朱红的墙壁一路走，绕过御花园，就是东六宫。引路的太监绷着脸，边走边絮叨着交代过多次的规矩。

地上还有些残雪，踩着花盆底旗鞋走在上面，每一步都十分困难，但想要摔倒，对她们这些训练有素的女子来说，却也是不容易的。

今夜，她们将被安置在钟粹宫。

“你们这些八旗的包衣，进宫可不是当主子享福来的，都给我警醒着点儿啊！”站在前面训话的是个老太监，方脸窄额，满眼的精明。他是内务府的大总管，李德全。

景宁和同来的女子一样，穿着深褐色的旗装，梳着一丝不苟的旗头，低眉垂目，恭顺而卑微。

这里是钟粹宫，她们却不是秀女。

每隔三年，户部都会从八旗挑选年龄相当、品貌优秀的女子入宫，以备后妃之选，或赐婚近支宗室。这些女子，是秀女。秀女必须是官家女子，而她们，则是内务府包衣、佐领下的女儿，每年引选一次，主要供内廷各宫主位役使，

是奴婢。

宫女、秀女，仅一字之差，却有着天差地别的距离。

同样住在钟粹宫，秀女们在前院，天花顶棚，方砖漫地，冰裂纹、步步锦门窗。而她们只能住在荒僻的后院，杂草丛生，满室的灰尘。

望着堆满蛛网的窗棂和破旧杂乱的帘帐，景宁扯唇笑了笑，卷起袖子，开始动手打扫。

同屋住的是个年纪极小的女孩子，换下旗装，便是布衣荆钗，一双纤瘦的小手满是老茧，看样子做惯活计。见她小心翼翼地将破旧的窗幔摘下来，放进木盆，然后搬到院子中。

后院只有一口井，井边栽了一棵高大的槐树，隆冬时节，树叶都掉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

景宁过去汲水，她亦过来帮忙。额上微汗，景宁体贴地递去一块绢巾，换来了她的感激一笑。

“妹妹是哪个旗的？”

少女温和地道：“我是镶蓝旗的。姐姐也是镶蓝旗出身的吧，我们的父辈应该在同一营。”

禁军参领之间，亲眷走得总是亲密一些。多年前娘还在世的时候，和一户姓乌雅的人家关系极好，她还记得那时乌雅大娘身边那个温宛如水的女子。

景宁仔细瞧着她，半晌，才恍然，“难怪觉得面熟，原来是苏家的妹妹！”

同年进宫已属不易，被分到一个屋子更是难得，相较于其他人，她们之间便多了一分怜惜。

“一个月后储秀宫来选人，或许会把我选上，到时候伺候皇后娘娘，攀龙附凤，做个女官也说不定！”那边，一个清秀可爱的女子坐在石桌旁，得意洋洋地看着身旁几个相熟的姐妹。

她是正白旗出身，内务府上三旗的人，所属皇室家奴，比起她们这些下五旗出身的包衣，身份又高了一些。

“是啊，姐姐不像我们，只能分派到东西六宫。命好的，跟着主子富贵发达；命不好的，搞不好一辈子都没有出头之日。”旁边女子满脸的羡慕。

映坠耳尖，听罢，不由问道：“宁姐姐，她们说的都是真的吗？”

景宁手上不停，轻轻地点了点头，“她们是上三旗来的，调教之后，就会被派去伺候皇上、皇后或者是贵妃娘娘，身份比寻常宫人高一等。”

“那我们呢？”

“我们若是可以顺利通过尚仪局的教习，或许会被遣去伺候贵人或是答应、常在。但是有一些，还是要去当杂役的。”后宫规制严格，各宫伺候的宫人数目又有限，总有人会被筛下。

“那我可要好好学了，”映坠偏着头，一双大大的眼睛里闪烁着期盼，“希望到时候可以争取去伺候贵人，那样的话，总有升迁机会的。”

景宁淡淡一笑，没有接话。其实分到哪里不一样呢？终归是做奴婢的命，身贱福薄，况且她们还是下五旗出身，若是真能够分得低等些，未必不是件好事。

康熙十一年十二月，钟粹宫的嬷嬷开始教授她们宫中规矩。

大到各宫妃嫔等级区分、不同位别如何对待，小到行走、见礼甚至是吃饭、睡觉。这期间顽劣不堪或是教习不善的女子，便要驱逐到浣衣局那样做杂役的地方，永不任用。

虽然教导严厉苛刻，但是一个月的时间很好挨过，景宁天生谨小慎微，入宫以来越发恪守本分，这令尚仪局的嬷嬷很是欣赏，偶尔对映坠的小小维护，也不会太过责罚。

等到第二年的正月，内务府的人开始为上元节筹备相关事宜。

正月初六这一天，是她们最后被教习的日子，明天，皇后娘娘便要派人来做最后的查核。同来的五十六个姐妹，如今只留下了二十八个，倘若通不过最后的查核，还是会被打回原籍。

夜凉如水。

孤灯漫漫。

今夜，想必没有人会睡得着。

“天一亮，储秀宫的姑姑就要来选人，说不定，我们也能被派去伺候身份高的主子呢……姐姐说对不对？”深夜的钟粹宫格外寂静幽深，跳跃的烛火下，映坠攀着景宁的胳膊，一双美丽的大眼睛里闪烁如星。

景宁轻轻地抚了抚她的头顶，笑着反问：“映坠说呢？”



她撅了撅嘴，未开口，先泄了气，“或许有希望吧，但也一定轮不上我……听说，好些人都暗中使了银子。我家穷，根本拿不出什么钱的。”

景宁微怔。才十一二岁的年纪，还不懂得后宫阴森，人心可怖，就已经知道了如何走偏门。幽幽宫门深几许，想来不消几年，她必将前途无量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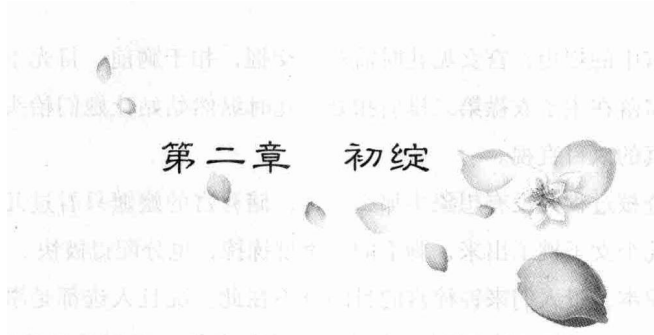
“别多想了，去睡吧，明日还需早起。”景宁吹灭了蜡烛，拉着映坠走向床榻。

被褥都是新换的，不是锦缎，是最普通的粗布，既不轻便也不舒服，只是勉强可以御寒。景宁帮她掖好被角，然后轻轻放下帘帐。

像她们这样的宫女，即便在就寝时也丝毫马虎不得——不可吃语，不可有鼾声，更不能仰面朝天，必须侧着身子。这些都是规矩。

清冷的月光顺着窗棂射进来，屋内屋外，一片凉薄。

明日便是最后的征选，若是不能顺利通过，便要去当杂役，睡通铺。像她们这些包衣出身的女子，虽不金贵，却也是从小娇宠，倘若真去做杂役，她们中的多半，恐怕都不会挨过明年。



第二章 初绽

《周礼》规定：天子立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一共是一百二十一人。

按照大清的后宫定制，尊皇帝的祖母为太皇太后；母亲为皇太后；太皇太后、皇太后住慈宁宫，太妃、太嫔随住；皇后坐镇中宫，主持后宫事务；皇后下设皇贵妃一人、贵妃二人、妃四人、嫔六人，分住东西六宫；嫔以下设贵人、常在、答应，无定数，随皇贵妃分住东西六宫。

皇帝大婚之前，需选八位比皇帝大的宫女，供皇帝进御，即献身皇帝。八位宫女都有名分，授以宫中四个女官的职衔：司账、司寝、司仪、司门。

据说，今日随储秀宫的姑姑同来的，是四位新封的贵人，其中有二都是先前极为恩赏的女官。原本没有封嫔的宫人不得搬离钟粹宫，但这四位新晋的贵人并没有与那些秀女同住，可见圣眷之丰隆。

穿戴整齐，景宁和其他二十七位八旗包衣女子站在钟粹宫二进院的后院。

后院是明间开门，黄琉璃瓦的硬山式顶，檐下饰苏式彩画，两侧皆有别致的耳房。不远处的西南角，还矗立着一座精巧别致的井亭。

穿过回廊，前面便是秀女住的前院，四位贵人皆由前院的钟粹门进入。

打头的，应该是储秀宫来的嬷嬷。

景宁低着头，只看见渐行渐近的几双花盆底的绣鞋。

“奴婢们参见福贵人、宜贵人、景贵人、荣贵人！”早前姑姑所教早已烂熟于心，只是真正见到决定命运的主子，每个人心里都敲开了鼓。

“抬起你们的脸，让几位主子看清楚了！”入耳的，是一个极为谄媚的声音。

宫中的规矩，宫女见礼时需双手交握，扣于胸前，目光不能仰视，不能平视，需落在主子衣襟第二排肩扣处。此时纵然姑姑让她们抬头，却并不会有什么人真的以目直视。

查核过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严苛，储秀宫的嬷嬷只看过几遍，便将上三旗的那几个女子挑了出来，剩下的，挑挑拣拣，也分配得极快。

原本，贵人们来钟粹宫的目的也不在此。况且人选都是事先拟好的，除了出身清白，模样适中即可，这样最后被选中的，反而是那些容貌中等的女子，模样姣好的，除了景宁，通通不在备选之列。

当看到映坠哀怨的神情，景宁这才回过神来。

怎么挑了她？为何这个福贵人不选旁人，单单挑中了她？

福贵人董鄂氏福兮住在西六宫之一，飒坤宫的延洪殿，同住的还有宜贵人郭络罗氏桑榆，在西侧的元和殿。

宜贵人是镶黄旗出身，论门第远比正白旗出身的福贵人高一等，但为人和善，即便对待景宁这样的奴婢，也是极好的。

在延洪殿伺候了几日，景宁会不时地跑去浣衣局看望映坠。

与初来时的明媚可人相比，她明显瘦多了，也憔悴多了。连日不停的活计让她本就粗糙的手磨出了水泡，身上是粗布的衣裳，凌乱的发丝还黏着汗水。

望着木盆中堆积如山的衣服，她时常忍不住痴痴地发呆。

“不会太久的，等映坠长大些，就会离开这里……”

她一直记得景宁安慰她的话。

可她不知道，长大，究竟是多大，等待，又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

康熙十二年正月十五，是上元节。

庆祝的宫宴将在太和殿举办，届时朝中大臣和内命妇皆要出席。除了太皇太后和皇后，后宫各妃嫔也可以参与。

每年的这个时候，紫禁城内都会设鳌山灯。内务府总要预先在前一年的秋天就收养蟋蟀，然后在点灯后将蟋蟀放入灯中，一面赏灯一面听了了虫声，妙



趣横生，颇具巧思。

延洪殿内，景宁站在福贵人的身后，一下一下地为她打理头发。

梳得一丝不苟的鬓角，再戴上青素缎面的旗头，缎面上绣的是云雀金菊的图案，镶了五颗碎玉，正中插着一朵紫红色芍药，左肩一侧还垂着长长的珠玉缨穗。这是照着贵人的身份装饰的，料想今日皇后头上那朵，该是朵艳丽雍容的牡丹。

拉开精美的妆匣，里面璀璨流光的各色首饰让人目不暇接。后妃的发簪有季节性，冬春两季佩戴金簪，等到立夏，才需换下金簪戴玉簪。而今日的场合，却不适合戴金簪。

宫中虽无规定，但后宫各妃嫔佩戴之物都不能过于艳丽，否则夺了皇后的光彩，便是大大的不敬。金簪耀目，却也容易抢了其他妃嫔的风头。主子们或许期望脱颖而出，但是做奴婢的，总要多尽一份心思，能避免的麻烦尽量要注意避免。

左看右看，挑的是那支点翠嵌珍珠岁寒三友头花。簪子是景泰蓝的，上镶七颗圆润的珍珠，简单却不失雅致。簪头顶端垂下几排珠穗的流苏，随人行动，摇曳不停。耳间穿了一对珍珠耳铛，手腕是十八颗翠珠串成的手串。

取出几日前就熨帖平整的朝服，景宁伺候福贵人着装，黑领金色团花纹的褐色袍，外加浅绿色镶黑边金绣纹的大褂，四方四合鲤鱼纹的云肩，领口和袖口都抿着貂缘，锦棉的材质，极为保暖御寒。

贵人福兮坐在铜镜前，仔细端详，尔后似笑非笑地看了看景宁，“今晚的宫宴，每个人都会挖空心思要抢风头，你为何反而将我装扮如斯？”

景宁欠了欠身子，“宫宴之上，帝后驾临，主子天生丽质，本已光彩夺目，若是再配上璀璨珠玉，未免令其他妃嫔失了颜色。”

福兮是新晋的贵人，但也在后宫浸润多年，自然了解其中的利害缘由，却没想到一个丫环不单将话说得滴水不漏，还有如此细腻的巧思，不由对这婢子多了一分青睐。

“难怪父亲向我大力推举了你，心思果然通透。”

“蒙主子夸奖，奴婢受之有愧。”

竟是这个原因——景宁恍然。难怪之前任她百般猜度也没想到，可她仅是

一介包衣，无权无势，缘何会令御史大人垂青？

宫宴开始前，各宫妃嫔皆要去慈宁宫拜见太皇太后，然后在皇后的带领下，方可进入太和殿。

黄昏时候的天气格外寒冷，呵出的气都化作了白雾。红呢软轿顺着宫墙小路，绕过乾清门，往北便是慈宁宫。

景宁随行左右。

一直以来，紫禁城高高的院墙内都住着一个传奇一样的女子，便是住在慈宁宫内的太皇太后。这个出身蒙古科尔沁部的女子，历经三朝，参与了一场又一场宫廷斗争，有着最卓越的政治才华，是大清朝举足轻重的人物。

慈宁宫门前有一东西向狭长的广场，两端分别是永康左门、永康右门，南侧为长信门。慈宁门位北，内有高台甬道与正殿相通。院内东西两侧为廊庑，折向南与慈宁门相接，北向直抵后寝殿之东西耳房。

正殿慈宁宫居中，前后出廊，黄琉璃瓦重檐歇山顶。面阔七间，当中五间各开四扇双交四椀菱花桶扇门。殿前出月台，正面出三阶，左右各出一阶，台上陈鎏金铜香炉四座。东西两山设卡墙，各开垂花门。

早有太监去通报，景宁扶着福贵人走下轿子，刚好看见一同停在殿前的几乘软轿。

贵人们互相见了礼，便在苏嬷嬷的带领下走进了慈宁宫。

宽敞的寝殿，四个角上都镇着螭虎凤嘴的镂空铜鼎，里面噼里啪啦地烧着炭，热气蒸腾，驱散了外面漫天的寒意。

“贱妾等给太皇太后、皇后、皇贵妃娘娘请安！”

“都起来吧，自家人见面无须多礼。”温暖慈和的声音自前方传来，让地上跪着的人都松了口气。

景宁扶着福贵人坐到席间，自己则站在她身后，低眉垂目，连大气都不敢喘。

寒暄了几句，太皇太后便将目光转到几位新晋贵人的身上，顿了顿，笑道：“今日福贵人的妆容很别致，衣着也十分得体。”

福兮赶忙起身，谦卑地谢恩，“贱妾惭愧，太皇太后谬赞了！”

皇后和其他几位贵妃也顺着太皇太后的目光看来，不由附和地啧啧称赞。

皇后赫舍里·芳仪原是个姿色平庸的女子，玄色的朝冠朝袍，胸前戴着十八颗大东珠串成的朝珠，显得格外交容华贵。

据说，她最讨厌那些过分冶艳的女人。后宫中除了那些出身高贵的娘娘，其他皆姿色平淡，少数几个容貌清丽的宫人不是被驱逐，就是为她所厌恶。今日几位贵人觐见，她的脸色却是淡淡，看不出任何喜怒。

皇后的下首坐着皇贵妃钮祜禄·东珠，辅政大臣一等公遏必隆的女儿，年岁不大却深得太皇太后恩赏，相对其他妃嫔总是自在些。她端详了一阵福兮，灵动的目光忽然来到她的身畔，笑道：“看来还是董鄂家的妹妹好眼光，挑了个心灵手巧的侍婢，就连本宫瞧着，也是好生喜欢！”

福贵人顿时喜上眉梢，忙朝着身侧的景宁递去一个眼色，“还不赶快去谢恩，贵妃娘娘金口称赞，可是你天大的福气。”

景宁垂首，急忙走到殿中央叩首拜谢。

“奴婢多谢皇贵妃赞赏，奴婢惶恐。”

半天，上头无话。她不敢动，亦不敢抬头，攥紧的手心里，早已潮湿一片。

倏地，头顶上传来钮祜禄·东珠银铃般清脆的声音，“你叫什么名字？”

“回娘娘的话，奴婢姓乌雅，贱名景宁。”

“乌雅·景宁，倒是个好听的名字，皇祖母，东珠想要了她，可好？”钮祜禄·东珠拉着太皇太后的胳膊撒娇。

不等太皇太后说话，福兮就早一步开了口，“若是皇贵妃喜欢便带了去，能伺候皇贵妃，也是这贱婢天大的福气！”

她想要对钮祜禄贵妃示好，可话刚一出口，自己就先哽住了——讨好、卖乖，她太着急，竟忘了规矩……

沉默。

寂静。

一瞬间，慈宁宫内静得连针掉下的声音都能听见。

皇后赫舍里·芳仪似笑非笑地看了一眼贵人福兮，慢条斯理地道：“本来，东珠妹妹喜欢，讨个人也是无妨的，但是根据后宫的定制，下五旗的包衣一律不得伺候贵妃，董鄂妹妹身为贵人，该不会不知道这点吧……”

福兮肩膀一震，皇后这是在责难她不守本分、罔顾宫规。

“贱妾知罪……还请皇后娘娘责罚……”

她跪到殿中央，叩首赔罪。

“各宫奴婢的分派调遣，向来都是储秀宫的事，是皇后娘娘说了算，董鄂妹妹这般明目张胆地邀功，未免太不把皇后娘娘放在眼里了！”

清丽的女音响起，严苛中带了三分冷嘲。同样是一身锦绣宫装的荣贵人坐在一旁，尖细的手指轻抚着自己圆滚滚的肚子，冷眼旁观，满目的凉薄。

这是镶黄旗的贵人马佳氏芸珍，早于福兮几年入宫，出身极好，又母凭子贵，自是不比一般的同品阶宫人，说话也有些分量。据传闻，她就快被晋封为嫔了。

福兮的肩膀微颤，却强扯着笑容，“荣姐姐教训得是……贱妾进宫不久，回去之后定当熟识宫中规矩。还望太皇太后、皇后娘娘饶过贱妾这次。”

高位上，太皇太后明显有些倦了，摆了摆手，温温吞吞地道：“福贵人起来吧，年纪轻轻的就入了宫，亦是不易，以后多上心就是了。”

钮祜禄·东珠犹不死心，哀怨地央求。太皇太后无奈，只得瞪了瞪眼睛，微微嗔怪，“众妃嫔都在，不得胡闹！”然后，冲着地上的景宁道，“你也起身吧，贵妃小孩子心性，喜怒随心，以后你就多去承乾宫走动走动，想来福贵人也不会有什么怪罪。”

福兮听点到自己，哪里还敢多言，忙不迭地点头，心下却十分感激太皇太后的宽和。

皇后捻着修长的手指，轻笑着点头，“太皇太后说得是，既然东珠妹妹喜欢，偶尔破破例也不算什么。不过，本宫倒是要感谢福贵人的，虽是疏忽了，但也算是给几个新晋的贵人做了下提点。”

说罢，她弯起凤眸，瞥了一眼下垂手那几个人。目光所到之处，无不噤若寒蝉，唯唯诺诺地点头称是。

宫宴之后，是御花园赏灯。

月能彻夜春光满，人似探花马未停。此刻的御花园中人影翩跹，灯火闪耀，到处是热闹喜庆的气氛。原本繁花锦绣之处此刻装饰着造型各异的冰雕，大块冰被精细地雕刻成了花鸟鱼虫或是建筑的式样，灯火之中，越发显得晶莹剔透。

透，玲珑可爱。

夜里寒凉，贵人福兮方才又受了惊吓，此刻忐忑不安，十分惶惑。景宁体贴地将貂裘大氅披到她的身上，将她带到不甚醒目的地方。

“夜里风凉，主子喝口热茶祛寒吧！”

精致的瓷杯，镶着鲤鱼碧荷纹路，里头盛了冒着热气的香茗，在寒风之中格外受用。福兮接过来轻轻抿了一口，暖意入口，化成了一句叹喟，“后宫之地果然是险象环生，令人防不胜防，今日真是好险。”

“主子，奴婢万死。”景宁扑通一下跪在了地上。

在后宫，贵妃可以骄纵，皇后可以跋扈，但贵人却不可以越矩。若不是今日的妆容，钮祜禄皇贵妃也不会注意到她这个小小的奴婢。原本皇后就对几位新晋贵人不满意，这下抓住了把柄，恐怕福贵人以后的日子不会好过。

福兮看了她一眼，摇了摇头，淡淡地道：“你何罪之有呢，人是我挑的，首饰穿戴也是我默许的，要说有错，也是身份尊卑有别，合该有此一劫。今后，你我都该多上心，不让旁人抓到错处就是了。”

妃嫔之间，总是捕风捉影。说到底，不是倾轧，便是排挤，从入宫那日起，她早已经懂得。

夜空中，焰火辉煌。

各色花炮将紫禁城的夜空装饰得异常灿烂，太和殿门前已舞起了龙灯，双龙偃仰翻转，朝着前面巨大的龙珠蜿蜒而去，都想夺个彩头。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今夜的紫禁城，不眠。

第二日，景宁早起，陪着福贵人去慈宁宫和坤宁宫请安之后，便请了假，去了浣衣局。

昨日有惊无险，引头虽在她，却也因共患艰难，让主仆二人的关系更近了一层。景宁这才忙里偷闲，拿了些吃食，去看映坠。

看管浣衣局的，是个年长的嬷嬷，姓李，宫女们都管她叫李姑姑。

拿着分量不轻的红包，景宁轻轻地塞到了李嬷嬷的袖子里，“映坠年幼，有什么不懂事的，李姑姑尽管教训。但还望姑姑看在奴婢小小的薄面上，对她

多一些怜惜。”

李嬷嬷忙不迭地接过红包，脸上露出一丝谄媚的笑，“宁姑娘这话怎么说的，姑娘吩咐，老奴自当尽心！”

宫里的人，眼睛都是长在鼻尖上的，嗅到哪宫的主子得宠，就连着伺候的人一块巴结。景宁是新晋贵人的近身侍婢，打狗尚且还要看主人，对待她，自然不同于手下那些宫人。

臂弯里提着食盒，景宁的手中还操着一个精致小巧的暖炉，镂空鎏金，装在红呢的套子里，温热暖手，徐徐地蒸腾出白雾。

数九寒天，这样的东西最是保暖。这是昨日钮祜禄皇贵妃赏的。

堂堂一介皇贵妃，为何会对自己恩赏有加，景宁不知。但她明白，这般恩遇，对于一个身份卑贱的宫女来说，恐怕是祸不是福。

简陋破败的通铺上，是病了几日的映坠。

粗布的被子，还露着棉絮，被子里面的人睡得昏昏沉沉，双目紧闭，脸颊边还挂着两道泪痕——看样子，是两三日都未曾梳洗过了。

景宁坐到床边，伸手一探，额上还是烫烫的。

“映坠，醒醒，起来喝药了！”

苏映坠迷迷糊糊地睁开眼，挣扎了半晌，才恹恹地坐了起来，“宁姐姐，你怎么来了！”

景宁心疼地抚着她的脸，几日未见，又瘦了。“我给你煎了药，还带了一些点心。”

“宁姐姐，我……我想回家……”她哽咽半晌，忽然一把抱住景宁，“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这里真的太可怕了，没日没夜地干活，看管的嬷嬷动不动就发火，然后拿她们撒气。她现在再也不想攀高枝了，不想去伺候身份高贵的主子了，只想出去，想出去……

“映坠乖，你想回家，姐姐知道的。但是现在还不行，得等到你长大啊。”景宁帮她理了理鬓角的碎发，然后取了一件外袍披在她身上。

这外袍也是破的，寒天冻地的，竟然连一件像样的棉服都没有。按照宫中定制，像她们这样的内务府宫人可在二十五岁出宫，照这样下去，怕是撑不到

那个时候了。

景宁从食盒中取出那盅煎好的汤药，轻轻地舀出一些，盛在瓷碗里，喂给她，“这样好不好，现在映坠乖乖地喝药，等病好些了，姐姐再给映坠想想办法。”

“那我想跟着姐姐，行吗？”映坠泪眼迷蒙，满脸的哀求。

“好坠儿，你要乖，”景宁轻轻地抚着她的头，“不是姐姐铁石心肠，实在是宫规难违。”

后宫妃嫔的品阶不同，伺候的宫女人数亦不同。皇后有宫女十人，皇贵妃、贵妃有宫女八人，伺候妃嫔的是六个，贵人分到四个，而品阶最低的常在和答应，只有两到三人。如今，延洪殿已有四名宫婢，她如何再将映坠安排进去……

这时，她的目光忽然落到了那镂空暖炉上。

昨日，内务府的孙公公还与她提起，承乾宫那边刚病死了一个宫婢，想找人替补上。在这偌大的后宫，想找一个宫婢不难，可寻一个受过训又得心应手的宫婢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更何况又是伺候钮祜禄皇贵妃那样精贵的主子。这样青黄不接的时候，破例，似乎又不是什么罪不可赦的事情，而且宫宴之上，皇后娘娘对承乾宫的人又极为容忍……

“娘娘，奴婢斗胆，有一事相求。”

跪在承乾宫的一刹那，她心里千回百转，依仗的，便是前几日钮祜禄·东珠对她的百般恩遇。

半晌，扶起她的是那双柔若无骨的纤纤玉手。

精致修长的指甲，剔透晶莹，上面用金粉描着艳丽缤纷的彩绘，外面套着金玉打造的护甲，珠光柔腻，闪烁着碎金。这是贵妃以上的等级才可享有的极致之物。

“什么事如此为难，说来听听。”钮祜禄·东珠笑得闲散，随手拿起花瓣锦盘中的一颗水晶话梅，放入口中。

“回贵妃娘娘的话，奴婢……想恳求娘娘收一个人。”微咬唇瓣，她低低地说了出来。

“收一个人？”钮祜禄·东珠转眸看向她，目光中多了一些深长的意味，

